昨非庵日纂

昨非菴日纂二集敦本卷之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元紫芝事母至孝。母亡。廬於墓所。食無鹽酪。藉無茵席。刺血畫像。寫佛經。貧時兄早亡。有遺孤朞月。其嫂又喪。紫芝晝夜哀號。抱其子以已乳。乳含之。淡旬潼流。兒子能食其乳方止。

太上皇居長安深宮。悽愴不樂。漢高祖竊向左右問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

鬬雞蹴踘今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以此娛上皇之心

李勣貴爲僕射姊病必親爲粥釜燃輒焚其鬚姊曰僕妾多矣何爲自苦勣曰姊年老勣亦年老雖欲久爲姊粥復可得乎

李崇幼以父賢功拜爵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

問之。對曰。無勳於國。叨受列侯。當報主恩。不得終孝養。是可悲耳。

宋劉潛知鄆州。一日與客飮驛亭。左右報太夫人暴疾。潛馳歸。已不救矣。潛抱母一慟而絕。其妻見潛死。復撫潛尸大號而卒。時人傷之曰。子死於孝。妻死於義。孝義之美。併集一家。

御史章溢當元季兵起。與從子存仁俱避山中。已存仁爲寇所執。溢心計曰。吾兄止一息。不

可使無後挺身出曰兒幼無知我願代之賊素重謚邀上坐問計謚正色曰君等皆有父母妻子奈何為此赤族事邪

余齊民為邑書吏父在家亡家人只以父病報之便歸四百里一日而至至門方知父死號踊慟絕問父何遺囑母曰臨終只恨不見汝齊民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哭殯所須臾便絕

一

詔表其里為孝義蠲租布賜其母穀百斛

韓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得笞常痛今母力不能使痛是以泣也

魏楊津楊椿兄弟義讓相事有如父子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椿年老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仍假寢閣前承候安否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初津爲肆州椿在京每

四時佳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一家之內百口無間言

國朝李步行賣菜傭也父嗜酒步行鬻菜必市酒歸飲父又間送時物體無完衣而父便身之物嘗給里中有不順之子父母諭之必曰何不學李步行

柳僕射族子爲水部員外郎求公爲市宅公止之曰爾以寒素進身便造新宅不若僦居爲

善也鄭還古弟齊古好博戲還古恣其所用每出行必封管鑰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郎償博勿使別取債息爲惡人所陷也弟感其言而易轍噫今人市宅益過者有矣肯勸之儆居以養廉乎布粟春縫者有矣肯恣之取博以免息乎中養不中才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

李令伯嘗聘吳吳主與羣臣汎論道義因言寧

爲人弟令伯曰願爲人兄以供養之日長也

吳主及羣臣稱善

吳猛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噬親也

王僧虔爲太守携子姪到郡兄子儉中塗得病僧虔爲廢寢食曰昔馬援子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亡兒之寵豈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

僞蜀拔山軍卒李夢旗經敵擒歸岐陽老母悲

泣因瞽雙目夢旗在岐陽虔祈切至願見慈
母三載方還夢旗刺股血點母眼即時如故
廣漢汝婦者汝敦之妻也居世殷富兄弟早孤
而嫂貪悋敦以所受田宅奴婢三百餘萬悉
讓於兄裁留園地數十畝起舍耕作土中得
金一器敦以示妻妻曰本言讓先祖所有也
此獨非其有邪敦曰固吾意也乃俱擔金與
兄嫂嫂初謂叔窮乏來借貸有不悅色見金

而喜兄乃惻然感悟棄妻還金

盧操事繼母張氏以孝聞張氏生三子每命操爲三子執勤主炊操服勤不倦張誨其子讀書三子每出張命操隨驢以催之即執鞭引繩如僮僕三子曰隨驢何如我讀書操曰不讀書所以逐驢後明經擢第

袁譚攻尚譚敗還欲更攻尚問王脩曰計將安出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鬬而斷其

拊手曰我必勝若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鬬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

徐孝克所生母恙欲粳米爲粥不能常辦母後亡孝克遂常啖麥有遺粳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焉

孫棘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棘自詣郡辭引巳爲家長令弟不行罪

當在巳乞以身代薩薩又辭自引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顏色並悅甘心赴死焉棘妻許氏又寄語囑夫曰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大家臨亡屬小郎囑君今竟未婚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子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

程堅居貧以磨鏡給養母喪哀號櫪下有馬每聞堅哭輒淚出暫輟芻草

趙宣子將之絳有翳桑之下有餓人宣孟與脯二朐拜受不敢食問其故曰臣有母持以遺之宣孟更賜之二束遂去

骨肉失歡有本於至微而終至不可解者止繇各自負氣不肯先下爾朝夕羣居不能無相失相失之後有一人能先下氣與之話言則彼此酬復遂如平時宜深思之

樂羊子遊學七年妻常躬勤養母又遠饋羊子

嘗有他舍雞入園姑盜殺食之妻對雞泣曰
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亦感悟棄去

昭明太子至性仁孝所生丁貴嬪亡水漿不入
口每哭輒絶高祖諭之曰毀不滅性有我在
那得如此太子乃強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
麥粥一升昭明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
過半每入朝士庶見之莫不下泣

閭閻匹夫以錙銖之產傷孔懷之情吾以愚[illegible]

無責也唐文皇戕建成宋太宗害廷美此兩主者號稱賢明而喪失良心至甚於庸氓賤隷天下大利昏之也

儲福洪武初隷燕山衛籍生平慕顔眞卿文文山之爲人建文末挈母妻逃去　文皇即位　詔搆成卒入伍福仰天哭曰吾雖賤卒義不爲叛日夜號呼不食而死妻范氏年二十奉姑甚謹每哭其夫走山谷中不欲聞之

姑也然貧無以存一日往澗水浣衣見傍有
蓆草因織蓆養姑姑没廬於墓側年八十餘
方卒范卒草不復生土人義之
國朝史元鎮宜興人年十六家失火欲投火救
母隣人阻之元鎮號泣突入與母俱焚火熄
見其兩手與母相握猶未釋也時人傷之立
像祀於周孝侯廟　詔旌其墓
杜林弟成物故隗囂聽林持喪歸葬尋悔令刺

客楊賢追殺之賢見林身持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時誰能行義雖小人何忍殺義士遂亡去

國朝徐玩有至性毋歿父構危疾熟讀軒岐諸書起父於沉痾就養無方從兄弟六人視如同胞撫孤壻如子敎二甥如孫旣以貢當就試禮部玩不赴曰吾父在吾出而歸稍後吾父倚閭矣奈何以旣衰遺體跋涉三千里博

一官也

丁公著三歲喪母七歲見隣媪抱子哀感不肯食父喪貌力癯惙見者憂其死

倪萌字子明兄爲赤眉賊所得賊欲殺啖之萌詣賊叩頭言兄年老羸瘠某肥健願代兄賊義之不啖命歸求豆來贖兄萌歸不能得豆復自縛詣賊賊遂放之

小華寶父戍長安寶時年八歲父臨别謂寶曰

須我還當爲汝上頭及長安陷父没實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輒號慟彌日

狄武襄本農家子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號鐵羅漢者鬬於水濱至溺殺之保伍方縛素公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公公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决死者縛我未晚也衆從之公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

活。

孫清幼孤母沒未葬流賊入境清守柩不去親友勸之不從賊兩經其門皆不入隣里有依而得生者

明皇禁約諸王不使與羣臣交結駙馬都尉裴虛巳與岐王範遊宴私挾讖緯坐流新州離其婚帝待範如故謂左右曰吾兄弟自無間但趨競之徒彊相託附耳吾終不以此責兄

弟也

廬江毛義府檄爲安陽令義捧檄入喜動顏色張奉心賤之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爲親屈也

馬皓父爲南郡太守坐事繫獄皓袖小石至公卿門輒出石叩頭流血覆面父罪得免

太液池岸有竹數十叢牙筍交加密密如繞明皇與諸王閑步竹間因謂曰人世父子兄弟

尚有離心離意此竹宗本不相疎人有懷貳者此可爲鑑因呼爲竹義

人子於親祭之厚不如養之薄俗每於歲節清明一詣墳所餘半載俱置親於荒墟不問祭時候太卒與兄弟親友放情遊覽盡歡而歸節歲非掃松也祇賞梅耳清明非省墓也祇踏青耳嗟夫祿不及親飽妻孥而何益生虧菽水沒列牲以何爲

庚子輿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荅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

裴叔則營新宅與兄共遊林帳儼然軒檽疎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知其意便推與兄住

宋任元受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凡母致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溼或以語話稍多或以憂喜稍過五臟六腑中盡皆洞

見曲折不待切脉而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逮張魏公作都督欲辟之入幕元受力辭曰使吾有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母不以獻公也况能捨母而與公軍事耶

邴原少孤數歲時過書舍而泣師曰童子何泣原曰凡得學者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一則羨其得學中心感傷故泣耳師惻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物洽聞金玉

其行。

李克兄弟二人貧無擔石之儲妻謂克曰今貧如此妾有私財可以分異獨居克聞之跪白其母叱妻遣之

唐潞丞相隨父死於虜隨方嬰褓迨十歲母謂隨曰汝還識父不隨嗚咽無言母曰覩汝眉目死若汝父隨遂覽鏡照之殞絕於地後終身不復臨鏡

陳玄爲陳侯太子七歲喪母父更娶周氏有子日昭周氏讒玄侯將殺玄昭欲先死玄不聽引白羊誓曰孝者羊血逆上一丈三尺一如誓言周后又讒之侯怒令玄自殺玄投遼水有大魚負之玄曰我罪人也魚乃去昭從後來以問漁者云投水死矣昭氣絶良久曰吾兄也又投水而死

崔巨倫之姊明慧有才行因患眇一目莫有求

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蚤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爲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識

萬石君石奮長子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澣灑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

劉師貞兄有疾經旬不愈師貞衣不解結日一

飡爲讀道德經懺悔夢神人曰若兄苦風取胡王使者酒漬服卽愈師貞求之藥肆皆不能曉忽夢見母曰胡王使羌活也覺而求之兄遂卽愈

唐賈直言父道冲得罪貶賜酖於路直言僞令其父拜四方辭上下神祇伺使者覗稍怠卽取其酖以飲遂迷伏而死明日酖洩於足而復蘇代宗聞之減父死直言亦自此病躄後

每話所結之事云始飲酖志在必死忽然覺毒沿五内至支節其痛愈於鑽灼摩頂旋踵不可名狀天陰則又甚焉其脛及足歷色皆如墨傍攻出綠膿紫液迄於臭敗逆搶人鼻達數十步外唯食啖無減

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日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建書樓於别墅以延四方之士

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獄、訟、希、少。

安肱與二弟伯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友愛天至。常共臥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繼嗣當立。乃遞往就室。肱常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兄、弟、相、更、爭、死。賊遂兩什焉。但攔奪衣資而已。既至郡。郡守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遂感悔。後乃求見謝罪。還所略物。肱不受。勞而

遣之。

陽城年長不肯娶。召羣弟曰。吾與若。孤惸。相育。既。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益。疎。我。所。不。忍。卒弟義之。亦不娶。遂兄弟同處終身。

吳顧悌每得父書。常灑掃。几席。舒書於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閱畢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問則臨書垂泣。語聲哽咽。

許武舉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

請分異計財產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悉劣少鄉里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後武會宗親謂曰吾爲兄不肖盗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以推二弟一無所留

郭原平父母墓前有田不欲人躶體耕褻慢乃貿家資貴買其田每當耕墾必整冠束帶延

事

元呂思誠嘗寓景州李氏愬其弟匿羊思誠叱之退有王青者兄弟友愛思誠遣其家取酒勸酬懽其骨肉李之兄弟各悔過析居二十年復還同爨

吳隱之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若居

銓曹當用此輩人後爲吏部尚書乃進用之

陳彥廉有才名與名士黃子久親暱廉父齊於閩溺死海中廉痛自傷悼所居硤石東山終身不至海上以父溺海故也子久歲一詣之至則必到海上觀濤每拉廉同往廉涕謝曰陽侯吾父仇也恨不能如精衛以木石塞此何忍以怒眼相見乎久亦爲悲泣不看而返因作仇海賦以紀其事

昨非菴日纂二集詒謀卷之五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士之登庸。不繫世業。履道則爲衣冠。失緒則爲匹庶。來護兒作宰。楊虞世南男作木匠。忠賢文武。固無種也。

北齊邢峙以經授皇太子。厨宰進食有菜曰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顯宗聞而嘉之。太公望傅太子發。發嗜

鮑魚太公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卒弗與

房太尉家無半歲崔樞夫人婦妾不許時世粧

劉丞相輩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制度自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弟雖處士大夫間望而知其爲劉氏也前輩治家如此

崔玄暐爲郎其母盧氏誡之曰吾見姨兄辛玄

歟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常重此言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非理所得與盜賊何別孟母不受魚鮓之餽皆爲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華已多若其不能忠淸何以戴天履地孔子云雖日殺三

牲之養猶不爲孝又曰父母惟其疾之憂特宜修身絜已勿累吾此意也玄暉奉母誠以淸謹見稱

晉愍懷太子幼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谷帝嘉其意卽使烹之因拊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興我家

人之有子多於嬰孺之時愛忘其醜恣其所求

恣其所爲無故叫號不知禁止而以罪保母凌轢同輩不知戒約而以咎他人或言其不然則曰小未可責日漸月漬養成其惡此父母曲愛之過也

姚崇先分其田園令諸子姪各守仍爲遺令曰比見諸達官身亡以後子孫既失蔭覆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陸賈石苞皆古之賢達也所有預爲定分將以杜後爭吾靜思

之深爲歎服

孟仁少從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曰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得與氣類接也後除鹽池司馬作鮓以寄母母責之曰汝爲魚官而以鮓寄我何以遠嫌

李畬請爲御史臺中送祿米到宅其母量之賸三石問故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車脚幾錢言御史例不還脚錢母怒送賸米及脚錢并責

審諸諸御史皆有慙色

宋藝祖受命三年密鐫一誓碑於太廟夾室門鑰嚴封用黃縵蔽之勅有司自後歲享及新君即位謁廟禮畢請讀誓辭只許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餘皆遠立庭中即小黃門亦只許驗封啓鑰設香燭揭幔畢亟出階下不許仰視上至碑前跪誦訖仍封固如初列聖相承即腹心大臣如趙韓王王魏公等亦不

知所誓何事靖康之變犬戎入廟取法物去門皆洞開人得縱觀誓辭辭只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其善後詒謀如此

起家之子生財富庶乃日夜憂懼慮不免於饑寒破家之子生事日消乃軒昂自恣謂不復

可慮所謂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此其效驗常見於巳壯未老巳老未死之前識者當自默喻

宣武節度使劉玄佐有威畧每李納使至玄佐厚結之故常得其陰事先爲之備納憚之其母雖貴日織絹一疋謂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

盧多遜之爲相也。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員外。後遂爲常。呂蒙正奏曰。臣忝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況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霑天祿者何限。今臣男始離襁褓。即膺此寵。命恐罹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爲定制。

楚子反攻秦軍。絕糧。使人請於王。因問其母。母問使曰。士卒無恙乎。曰。分菽粒而食之。又問

將軍無恙乎。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粱。子反破秦軍而歸。毋閉門不納。數之曰。而不聞句踐之伐吳邪。客有獻醇酒一器者。使人注上流。使士卒飲下流。味不加喙。而卒戰自五也。有獻一囊糗者。使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嗌。而戰自十也。今士卒分粒而食。子獨朝夕芻豢。恃至此邪。

司馬温公無所嗜好。獨蓄墨數百觔。或以爲言。

公曰吾欲子孫知吾用此物何爲也

人有數子飲食衣服之愛不可不均長幼尊卑之分不可不嚴賢否是非之迹不可不辨幼示以均則長無爭財之患幼責以嚴則長無悖慢之患幼教以分別則長無匪類之患

李襲譽性好讀書居家以儉所得俸祿散給宗親餘貲寫書數萬卷每謂子孫曰吾不好貨財以至貧乏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可以充

食河南有桑千株蠶之可以充衣所寫得書讀之可以求官吾歿後汝曹勤此二事可無求於人矣

宋劉幾死其妻聚書千餘卷指示諸子曰汝父曾謂此爲墨莊今貽汝輩學殖之具

石奮歸老於家子孫爲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對案不食諸子相責肉袒謝罪迺已子孫勝冠者在側雖

燕必冠申申如也

温公讀書堂文史萬餘卷晨夕披閱雖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誡其子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當知寶惜吾每歲初夏視晴明日即設案向日側羣書其上以暴其腦至啓卷必先視几案淨潔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嘗手汗沾漬以觸其腦每看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面襯其

治而覆以次指面撚而熨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浮圖老氏猶知尊敬其書吾儒反不如耶汝曹念之

孟子少時問東家殺豬何爲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聞胎教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豬肉以食之

世廟時括天下廢寺田盡鬻民間士大夫往往藉是占業葉南巖家居宦篋蕭然直指按江右與葉有舊欲以百畝餉葉葉曰吾平生不妄取一錢乃因里僧破戒耶因詔子曰使我居官多積兒輩競爲安逸計矣寧肯勤苦自立正以無可憑藉不得不加勉耳寺田何爲又曰吾老不及見汝第觀之異日有以此獲累者不數年果下令清查增價復業紛紛百

出葉之子孫超然獨免

何無忌夜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母登櫈密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憂問所與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爲言玄必敗事必成以示之

楊愔四世同居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幼時學庭有李樹實落羣兒爭取惟愔頽然獨坐季父偉異之曰此兒恬裕不愧家風遂別葺一室處愔其中以銅盤具盛饌而飯焉因示諸

子曰汝輩能如遵彥便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

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與諸公因爲子弟干祿世胄多處京官唯崔彥玄二子獨在外任玄弟請曰拱與擴幸不凡何爲不在省府玄曰吾立身以來恥以一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

每見富貴者寧豐財多聚納妍寵姬何嘗肯坐

一禮厚幣延好師席寵姬辦首飾則甚易子弟買書冊則甚難蘭房用度必是周緻書院缺典眞之不問行事如此宜乎碩師去而庸師來碩師有抱負有見識合則留不合則去庸師無學問以自持惟佞諛而媚主庸師固棲一身之謀一年復留一年子弟乏開導之益一

一日昏鈍一日及其長也塊然一物而已耳

楊宜懿察之毋敢于義方少不中禮輒朴之察

省試榜登第二人報者至其母睡未起聞之大怒轉面向壁曰此兒辱我如此乃爲人所壓邪及察歸亦久不與語其年廷對宣懿果魁天下

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内七業俱興

富貴子不肖不過酒色賭蕩破家之事而已貴臣子孫不止此也其居鄉也親近羣小使假

勢以凌人侵害善良多飾詞以妄訟鄉人犯法認爲已事名曰擔當鄉人爭訟僞作父祖之簡干瀆州縣求以曲爲直差夫借船放稅免罪以其所得爲酒色之娛殆非一端不䘏謀其父祖陷於刑辟也士大夫試歷數鄉曲三十年前宦族今能自存者僅有幾家皆前事所致也爲父兄者常關防更常詢訪或庶幾焉

秦嫫楊相妻也相亡敎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
出辭歸十日不見日我在尚如此我亡何以
帥羣弟和丈子仲珍請客旣至無賢者母怒責
之兄弟遂爲名士秦嫫之教流於三世
宋呂微仲作相其兄進伯自外郡還相與坐東
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堦趨叅以二婢掖侍
而前進伯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微仲解其
意叱二婢使去而夫人獨拜於赤日中盡禮

而退進俯畧不顧勞聞者服其家法之嚴

王文正公爲相退食必召諸子使之席地聚食乃語左右曰剩與菜喫此輩生長公相家已驕矣不可使不知淡薄之味公嘗陪祀東封有子侍行家信至公發之見所寄衣帶以紅爲之公怒曰我在爾巳好華如此欲壞清風我死望汝輩純素難也亟令送還而易之

房彥謙爲涇陽令家有舊業所得俸錢皆以周

恤親友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謂其子玄武曰人皆以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爾

唐交河王兄昭少好學常有鬻異書於市者其母將爲買之捜索家財不足其價惟𥁞中有金釵數枚既而歎曰何愛此物令吾子不有異聞促令貨易此書昭後以詩詠流譽

人有子無不愛而於兄弟如仇讐者其子因父

之意往往不禮於伯父叔父姊不知巳兄弟即父之諸子巳諸子即他日之兄弟我有兄弟不和則我之諸子能禁其不倣效邪子不禮於伯叔父則不孝於父亦其漸也故欲諸子和同須以吾之處兄弟者示之欲子孝巳須以其善事伯叔父者先之

趙軌隋文時爲齊州別駕時年饑隣有桑椹落其第執遺人悉拾還其主戒諸子曰吾非以

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顧侵人爾等宜以爲戒

閩文紹祖有子與柴公行議親既聘柴女忽中風紹祖欲更之其妻曰我有兒當使其順天理自然久長悖理傷義是爲速禍仍娶柴氏歸

范稹有子弟赴官乞書諸見朝貴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爲立朝

呂僧珍身都大官遣其子弟亟還葱肆可謂千古賢達王安石以其子雱舉進士官經筵近世張江陵以諸子並登高科列清要無何覆敗貽笑後來亦愚矣余見士大夫不務教其子弟砥節修文輩英騰茂汲汲焉請托有司早發濫進心不通乎文義名巳列於賢書他日將何以辦國事而紹家聲乎祗速傾覆而巳斯皆起於父兄之多欲不達誤之也

五代唐劉贊父玭爲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自肉食、別以蔬食食贊牀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以得祿。吾食非爾之食也。由是贊力學舉進士。

王僧孺爲南海太守。外國舶物並無所取。云、昔人爲蜀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不敢、攜、粤裝。

國初鄭棨性至孝。爲陝西臬司副使有聲。其父

家敎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褶寄之。父大怒曰。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乃以此不義之物汚我邪。卽封還。以書責之。埜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爲敎職居閒。因秋闈需典試者。謀於僚友。往聘其父。父怒。復以書誚讓。埜捧書跪誦。惶恐無地。後爲府尹。益勵其操。歷進爲兵部尚書。卒死於土木之難。

宋節度使米信。儉嗇聚歛。積聚百萬緡。其子豪

侈浪蕩以信故不敢自專但於富室厚利貸錢自用謂之老倒還其詞以若父死鐘聲纔絕本利齊還也於是私募僕夫飾整服置於宅門左右俟出門即擁挾去其黨則京師搖脣舌獵炮炙之徒信甫卒縱蕩殆盡至假獄卒搖鈴子夜運之力以糊口吁銖積寸累竟爲誰乎向使好施以留餘植德以遺後即家乏擔石子孫何遽至此

魏曹丕定爲太子抱辛毗頸言曰辛君知我喜否其女憲英嘆曰太子代君主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不戚主國不可不懼宜戚宜懼而反爲喜魏其不昌乎夫丕之不足與君也一女子能知之操詭智深謀瘖奸天位顧遺之不可久之于智在婦人下矣

趙簡子之子長伯魯幼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

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悉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

勤儉所以治家敬慎所以保家詩書所以起家忠孝所以傳家

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況乃事奢華軒軒傲里閭僕僕過形衙不知禍所伏方謂勢所誇勢亦有時歇禍來或無涯不如

愼德善庶幾永無譴

鄭善果爲景州母崔氏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坐胡床於障後察之聞其決合理則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乃還室蒙袂而泣終日不食

曹璨彬之子也爲節度使其母一日閱宅庫見積錢數千緡召璨指而示曰先侍中履歷中外未嘗有此積聚可知汝不及父遠矣

大抵風俗壞時自其子弟先做壞了好尊卑卑桀謟怒繩放縱敗檢甚者父兄只以聲色貨利權勢威寵激其讀書志意而猶自以爲善教也一朝得志淩厲傲慢能有極哉善哉柳玭之誡子曰門第高者可畏不可恃也知可畏而立身行已增德惜福得志則澤天下不得志亦無愧家庭鬼瞰之而無隙帝臨之而有常矣於以綦昌綦熾何有哉